

沈博爱。著

蹉跎坡旧事

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



沈博爱○著



CUOTUOPO JIUSHI

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

蹉跎坡旧事



语文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蹉跎坡旧事/沈博爱著.—北京:语文出版社,2013.4
ISBN 978-7-80241-353-5

I. ①蹉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3393号

责任编辑 李 勇

装帧设计 老陆工作室

出 版  语文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

电子信箱 ywcbasywp@163.com

排 版 依一工作室

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发 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

规 格 655mm×965mm

开 本 1/16

印 张 32.5

字 数 300千字
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8,000

定 价 48.00元

 010—65253954 (咨询) 010—65250075 (印装质量)

可怜中国农人梦

林 达

在我们从小的教育中，“强国”和“爱国”是一个重头戏。我们很少去想，那个“国”是什么。在这样的教育中，我们“国”的概念，是相对于他国别国而言的一个坚硬的大实体，在别国面前，这个实体体面不体面，强不强、大不大，是最为重要的。为了它的“体面”，我们可以委屈国民，我们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我们要以大局为重。

这样的教育让我们忘记，中国，那是一片又一片的土地，是上面生活着的一家又一家的家、是一个又一个的人，活生生的人。每个人开始懂事，就怀抱梦想，这样的梦想常常很简单：希望自由地学习，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好奇心；希望自由地得到机会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；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，养家、养大孩子，建设美丽家园。对于他们，人生只有一次。

国家当然不等同于政府。政府，本当是得到大家信任的一些日常事务管理员，也就是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公务员。社会应该有个方法，让大家来传达自己的信任和选择。比如，用选票。公务员当通过自己的劳动，尽力给每一个人提供实现梦想的帮助，并努力来争取大家的信任。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状态。

而我们曾经从这样的常识中迷失了。

这本书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大时代中的农人的个人故事，告诉我们，

迷失之后会发生什么。在那个时代，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，却很少有人出来讲述农人故事，作者非常特别，他罕见地在填补了这个空缺。他生活在湖南乡村最底层，禀赋奇异，记忆超强，能写善画，关注细节，有天生的历史感，而他的年龄，恰恰连接了那个被各种动荡摧毁的传统社会，以及被经济大潮淹没了的一段五十年重要历史。我会想，也许是上天有意把他安放在这个位置上，让他见证，让他为千千万万的梦碎而无声消亡的人代言。

作者出生在1936年，西风东渐，已经吹到了中国乡间，他因此得了博爱这样一个颇为洋化的名字。可是，他也生于乱世：日军入侵、中国内战。

作者的继祖父母，没有子女，惟博爱这个过继的孙子。他们的梦想，就是辛勤劳作，换来衣食无忧，一个安适小窝，养大心爱的孙儿，看他有个好前程。比如，当个乡间教书先生。他们不仅勤劳，还能干。可总是在有了一点积攒的时候，东洋兵来了、有名无名的各路兵匪来了，兵荒马乱，他们在世运中沉浮。他们如工蚁一样劳作积攒的那点家当，总是会在旦夕间失落殆尽，躲避兵灾的东躲西藏中，只求保下一条性命。“祖母千手万手纺出的棉纱，千梭万梭织出的四十匹土棉布”，“堆在那厚实的木板凳上，上面压着一块平滑的青石板。”那是一次次战乱之后，一个农家最后积攒的一笔“财富”。可是，又要变天了。这一次的传闻，说是新政权下，财富都要“共产”。四十匹布，沉沉担在肩头，祖父走遍一个个城镇，没有人敢收进“财富”。最后在邻省的偏僻小城抛售。祖母千辛万苦纺织、祖父来回四百华里，换来的一扎金圆券，只隔几天，全成废纸。

传闻竟是真的。下面的黑色幽默是：辛劳所得的丢失，竟然真是破财消灾。接踵而至的土改中，财富果然成为最大的灾难来源，可以令人失去剩余的一切，田地、祖屋，甚至生命。吓得祖母把已经变为废纸的

金圆券都全数焚成灰烬。

家中躲过被划为地主的一劫，少年博爱正在梦幻中，年轻，健康，正是做梦年龄。他酷爱大自然，好奇心求知欲极强，他爱画画，喜欢收集标本，什么都想学什么都要学。二十岁，师范毕业后的他当上小学教书先生，祖父母的最后剩下的梦，眼看着就圆了。

就在那一年，四散的昔日同学想组个文学小组，自印了一本小小的《求知通讯》，他们已经很顾忌，不要犯“政治错误”，大多是转载报刊文章，第一期就转载了批判流沙河《草木篇》的文章，就这样，文艺青年只玩了三期油印小册子，一忙自然就放弃了。可是，就在两年后，二十二岁的博爱，不但因为给同事的大字报画插图成了“极右分子”，还因为这个松松垮垮、没有坚持下去的文学小组，被指控为组织“反革命组织”，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判了五年徒刑。

人的绝望，难以用文字描绘。祖父最后的梦碎了，尚在壮年，撒手人寰。博爱未见面的女儿死了，妻子改嫁走了，五口之家，突然，只剩下祖母，在铺天盖地的大饥荒中，孤守乡间。

我们又回到最初的问题，什么是政府。它原本应当协助保障国民的生命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利，但有时也不尽然。当常识被抽离，大家已经麻木，以为世界本来就应该就是这个样子。

释放以后，博爱回家，身份是罪人加农人。

几十年的劳苦，也无以用语言道出。中国农民的劳作，已经到了身体忍受的极限，日日近乎体罚。罪人还需要忍受羞辱和威胁。博爱有幸再娶。妻子是未成年就必须辍学去学裁缝的地主女儿陵鱼。人民公社体制，令农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。妻子的手艺只能帮衬养活一家人，嫁到夫家就帮不到娘家，她母亲再也无力维持，四十四岁只能绝望投河。看陵鱼的辛苦，就是一头不吃不睡的耕牛，还要一个个十月怀胎，生育哺育五个孩子。他们几十年的日子，就是被迫糟蹋身体的过程，体质弱的

女子，就像一块被搓揉成了渔网的碎布。个中一个个故事，无法想象，他们一家，一道又一道坎，如何勉强越过。

似乎已经没有梦，只有求生。

二十年以后，中国开始改革开放。博爱的五年冤狱平反，补偿了一百元人民币。博爱也随着五十五万名右派，一起“改正”了。

作者终于得到了最后一个圆梦机会，他几近疯狂地扑在他的梦想中，他领着一家人，五个孩子，在那个山坡——蹉跎坡，挖沟筑墙，打井种果园。他又当老师了，以最大的热忱教学、收集标本，建立生物标本室……不顾一切，他要抓住梦想的尾巴。

只是要劳动建设一个美丽家园，只是要当个教书先生，只是要满足自己的一点爱好。那一点点个人梦想，为什么曾经这么难！

博爱仿佛有着超强生命力。哪怕读他今天的回忆录，我常常忘记作者今天已是一个老人，他的文字，勃勃生气，穿纸而出。他知道，不是每个人有如此幸运的坚韧性格，许许多多的人，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乡亲，没有抵御强力碾压的能力，他们一个个倒下，没人知道，他们也曾经有梦。是一个幸存者的责任，于是他开始动笔记录。

感谢作者记录了一方的民间历史，画下精美插图，记下家乡山水的变迁，记下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乡人故事。让后人懂得和记得：爱国，就是珍惜一片片土地，就是爱一个个父老乡亲，如果乡土被糟蹋、乡亲不能实现最起码梦想，中国无尊严。

合上这部书，很难平静，心底只留一句感叹：可怜中国农人梦……

2013年1月5日

蹉跎坡

蹉跎坡坐西向东，是块坡地。它的正面朝着石柱峰，背后的山丘蜿蜒围绕，形成个皮撮形。有个石柱峰，在幕阜山脉连云山支脉之上，海拔1359.7米，站在蹉跎坡家门口远眺，这是最高屏障。而它也是捞刀河发源地。如果说捞刀河是家乡的母亲河，石柱峰就是家乡的祖山了。

石柱峰西坡是断层峡谷，形成了百岩、风门口和古战场石牛砦。它的北坡是夜合山峡谷，现在已经开发，成了长沙地区小有名气的周洛古文化度假村。它的东坡形成枫林峡谷，也已经开发成马尾皂水库风景区。从它的东北坡攀登十八盘，绕过三大湾，便到了暴雨中心：寒婆坳，这是湖南气象科学工作者所熟知的雷雨暴发中心。

站在我家门口，能远眺到云雾缭绕的石柱峰和那银白如泻的瀑布、色彩斑斓的霞云……还有偶尔看到的野火烧山。那是留在我记忆中的童年美景。

时过境迁，童年的家门口，现在失去了大地坪。

童年夏夜，大地坪被竹铺竹椅塞满。星光下到处有大蒲扇在悠悠摇动，讲鬼怪故事的老公公吸引周围的人群，我们这些孩子，一边怕着，一边昏昏进入梦乡。现在，老公公老阿婆们都先后作古，大地坪早已面目全非。十几户农家聚居的大屋全部拆迁。留在童年记忆中，还是难忘的大地坪和野火烧山的亮光。

我家住在大屋上栋的西边，是一栋砖木青瓦结构的老建筑。1976年拆迁，从公厅正梁上取下历书，方知是建于清雍正四年，即农历丙午岁，公元1726年，堪称二百多岁的寿星。是年雍正帝赐死功臣年羹尧并囚禁胞弟，这并非国难之多事之秋，乃独裁专制铲除异己之通例。

先祖宗元公，为何择火马之年而不避忌呢？后来的直系血缘只延续到1958年夏季。而我这个忝入的孙子，也在那个险恶的1958年被打成右派、以反革命罪入狱，经受了二十年的磨难。倘先祖有灵，当后悔不该在这刀光血火的火马之年为后人建造祖业了。

1976年是丙辰岁，也是个火年。极左火焰烧得正旺，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并未偃旗息鼓，我为什么在这个非常时期迁建出来？有多方面的不利，除自然因素外，当然还有其他原因。我不得不离开这老祖屋，不得不与这大地坪告别，在距老宅南面的山坡上，建了一栋五间一字排开的土砖房，就是现在居住的蹉跎坡芸香居。

这个山坡原来叫茶莞坡，纵深五百米上下，宽度有百米左右，连条小路都没有，唯有一些樵猎践踏的痕迹。针叶林和灌木林混合交错；不断长粗的树干基部，把外露的鹅卵石夹挤得很紧，砍柴人都很少来。加上齐腰深的羊齿蕨长得严严实实，地表非常潮湿。坡地有一种常绿乔木叫柯树，相传柯树蘑菇极毒，如此，有柯树的地方也没人去拾蘑菇，这也是此地少人问津的缘故。

更要命的，是这里传说有鬼。孩子们经常唱着：茶莞坡，鬼又多，扯的扯来拖的拖。孩子们这样传唱，却不知为什么有鬼。1944年至1945年之间，日寇在家乡抢杀一通之后，匆匆离去，众皆切齿痛恨。流落下来的外地中国人，被地方自卫队捉拿，除个别被当地生意人证明保释，余者皆被当作奸细处决。在茶莞坡，就枪杀了其中的三五个人。据说这些被害者只是湖北通城、湖南岳阳县的新墙等地人，他们只是从日军手里逃出的苦力挑夫，却自此成了无辜冤魂。

我是无神论者，更是自然科学爱好者，加之我本人也是“鬼”，在建屋十八年前就打入了“牛鬼蛇神”异类。料想，鬼不会害我，我也不怕鬼。真正的实鬼不存在，虚幻的鬼在人的灵魂里却很多。

不怕鬼，我就把芸香居建在茶莞坡的坡地上。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蹉跎岁月、跌宕人生，把茶莞坡谐音演变为蹉跎坡了。二十余年的光阴流逝，茶莞坡的称呼在慢慢淡化、消逝，蹉跎坡已站稳了它的知名度，来此作客的多为知识教育界的同行，特别是各中学的生物教师。我对他们的造访，深深感念。

这里是我壮年耕耘苦作的地方，是我晚年怡然自乐的地方，是我落叶归根的地方。我把这山居称为芸香居，因后院种植了数百株柑桔柚类，其他如茱萸、常山、花椒、枳壳等，也皆属芸香科。

芸香居的前门和正门的门楣上分别挂上“蹉跎坡芸香居”石匾。其门联为竹刻，曰：

山居依旧，
社稷常春。
磋磨能励志，
耕读可传家。

厅堂正面神龛上，供着祖父、祖母的遗像和列祖牌位，神龛楹联是：

训诂贻谋绳其恩泽，
象贤崇德珍在宝田^{〔1〕}。

〔1〕 上联中“训诂”原作训故，注解文义也，今指谆谆教诲。“贻（诒）谋”指传于后人的格言，出自《诗经》：诒厥孙谋，以燕翼子。“绳其恩泽”出自《诗经》：昭兹来许，绳其祖武。下联意指后人统承先人的贤德。典出宋人杜孟，游太学，因蔡京用事，幡然思归曰：忠孝吾家之宝，经史吾家之田。

二十余年艰苦经营，芸香居前有花园后有果园，茂林修竹环绕，幽静山居宛若园林。

曾在这里生息过的八口之家，已不再有日出而作、日没而息、书声琅琅、熙攘热闹的气氛，只偶听鸡鸣犬吠之声、棋枰点子之声、木石打击之声。当夜深人静、万籁俱寂、播音员说再见的时候，两鬓斑白的老夫妻斜倚床头，细语追思往事……百岁祖母去世多年，五个孩子已有自己的归宿，每隔几年才有一次合家十八口的天伦乐聚。不免思绪万千。

老伴说，蹉跎坡变迁感慨良多；蹉跎坡往事悲喜交错，应让后人知道。好吧，该静下来了，也已经静下来了，就写写蹉跎坡那辛酸的回忆，那催人泪下的回忆，那乐叙天伦的回忆，那温馨如梦的回忆。

目 录

荐 序 可怜中国农人梦 /001

自 序 蹉跎坡 /001

第一章 家乡与童年 /001

一 我的出生地——大塘源 /002

二 童年游戏 /006

三 火炉边的故事 /008

四 顽童手巧 /010

五 壮丁与“粮子” /013

六 短暂的难民营——新塘冲 /015

七 绥和乡长陈闲僧 /018

八 洞庭黄家大屋 /021

九 干坑源 /024

十 灵官嘴 /027

十一 南普寺与永兴寺 /038

十二 合八字与卜庚 /043

十三 童年的婚礼 /046

十四 金圆券 /049

十五 源、洞、冲与太和墩 /052

十六 外号 /055

十七 夜歌 /061

第二章 土改与镇反 /073

- 一 云公祠 /074
- 二 对门屋场 /077
- 三 一网打尽 /079
- 四 儿童团 /081
- 五 镇反 /084
- 六 划成分，分果实 /085
- 七 摇金山 /089
- 八 “改镢子” /091
- 九 地主的后代 /095

第三章 浏阳与湘潭 /097

- 一 糊涂赴考过蕉溪 /098
- 二 上学 /102
- 三 师十一班 /105
- 四 唐政与邱绍晟 /108
- 五 少白龙王庙与天主教堂 /110
- 六 湘潭师范 /112
- 七 冯树珍与周树鑫 /116
- 八 欧阳城与言长一 /118

第四章 扫盲与教书 /121

- 一 铁屎山 /122
- 二 社港完小 /125
- 三 花桥完小 /127

四 东山漫游 /132

五 橙橘峰 /140

六 祖师岩 /145

七 读书会 /149

八 前妻 /151

九 后院 /158

第五章 整风与反右 /161

一 最后的早餐 /162

二 中心完小 /163

三 大鸣大放 /166

四 点名和斗争 /169

五 反右词典 /172

六 喻学甫之死 /177

七 “场外有人会你们” /179

八 何处何从 /181

第六章 火官庙与谭家山 /183

一 火官庙 /184

二 黑夜梆声 /187

三 第一号监房 /189

四 放风 /192

五 狱医 /193

六 审判长的巴掌 /196

七 死囚龙培荣 /198

八 雕虫小技小自由 /201

- 九 姚麻子 /207
- 十 孔明车 /213
- 十一 凌晨的枪声 /216
- 十二 生活组 /217
- 十三 吸压土水泵 /220
- 十四 双蒸饭 /222
- 十五 黑夜埋尸 /224
- 十六 女监 /226
- 十七 特赦 /228
- 十八 人工河 /229
- 十九 砖桥工地 /233
- 二十 谭家山煤矿 /236
- 二十一 虱婆成灾 /238
- 二十二 浏阳梦 /240
- 二十三 苦楝皮 /242
- 二十四 清一色 /244
- 二十五 李从善 /246
- 二十六 朱渡河 /247
- 二十七 中医胡石冰 /251
- 二十八 鹌鹑之在原 /254
- 二十九 割了牛尾巴的毛 /257
- 三十 劳燕分飞 /259
- 三十一 无形的尾巴 /260
- 三十二 归途遇好人 /263

第七章 祖母与我 /269

- 一 相依为命 /270
- 二 救命的猫眼洞 /273
- 三 南瓜饭 /276
- 四 芦仙寺 /279
- 五 祭祖父 /283
- 六 座右铭 /288
- 七 双抢和两会 /291
- 八 吊茅厕和牛角灶 /293
- 九 修炼三皮 /295
- 十 居家和猪经 /305
- 十一 织渡船 /308

第八章 我与妻子 /313

- 一 同舟共济人 /314
- 二 洞罐 /316
- 三 保寿山 /319
- 四 一纸定终身 /321
- 五 抬红轿 /324
- 六 起马杯和回门饭 /327
- 七 谢猪头 /330
- 八 灵娱与陵鱼 /332
- 九 辍学从师 /333
- 十 洞庭滩与鸭头 /335
- 十一 三过铁树坳 /337
- 十二 肚子跌进饭甑里 /339

- 十三 奶瓶和棉袄 /343
- 十四 摇箩的轨迹 /345
- 十五 早晚就是打仗 /347
- 十六 秋老金 /349
- 十七 十月怀胎辛酸泪 /352
- 十八 团年与守岁 /356
- 十九 隐形书箱 /360
- 二十 桑榆夕照 /362

第九章 社教与文革 /365

- 一 新资产阶级分子 /366
- 二 “反革命”成了诨名 /369
- 三 天口崖下的冤魂 /371
- 四 班房袋在屁股上 /374
- 五 文革是什么 /377
- 六 三台与万人大会 /379
- 七 红火钳挟鞑子 /381
- 八 “龙五” /382
- 九 石柱峰上的特务活动 /385
- 十 偷三只鸡走了 /389
- 十一 上午挨斗争，下午做裁缝 /390
- 十二 机器、铁锤、读书声 /394
- 十三 刚搬新居里，又要挨斗争 /396
- 十四 这样投资才保了险 /398
- 十五 一块石头落了地 /400
- 十六 最后一个右派 /401